



八里桥畔论唐诗

薛天纬 著



 凤凰传媒
PHOENIX MEDIA

ISBN 978-7-5506-3183-0



9 787550 631830 >

定价:68.00元



八里桥畔论唐诗

薛天纬 著

凤凰枝文丛
— 孟彦弘 朱玉麒 主编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里桥畔论唐诗 / 薛天纬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20.6

(凤凰枝文丛 / 孟彦弘, 朱玉麒主编)

ISBN 978-7-5506-3183-0

I. ①八… II. ①薛…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0976号

- | | |
|-------|---|
| 书 名 | 八里桥畔论唐诗 |
| 著 者 | 薛天纬 |
| 责任编辑 | 李相东 |
| 书籍设计 | 徐 慧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 排 | 凤凰零距离数字印前中心 |
| 印 刷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南官渡路20号 邮编:215104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75 |
| 字 数 | 198千字 |
| 版 次 | 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3183-0 |
| 定 价 | 6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2-68180638) |

薛天纬

1942年生，陕西宜川人。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2010年退休前为新疆师范大学教授，2011年至2016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唐诗及中国古代诗学，尤重李白研究。著有《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合著）、《唐代歌行论》《李白诗解》等。



弁言

“凤凰台上凤凰游”，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之诗句，昔年我江苏古籍出版社立足南京、弘扬文史，而更名所由也。

“碧梧栖老凤凰枝”，是杜甫《秋兴八首》所吟咏，今日我凤凰出版社为学林添设新枝，而命名所自也。

30多年来，凤凰出版社围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彰显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服务大众、贡献学术的出版理念，坚持以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及其研究著作作为主要的专业化方向，蒙学界旧雨新知之厚爱、扶持，渐已长成“碧梧”，招引了学界“凤凰”翩然来栖。箫韶九成，凤翥凰翔！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凤凰枝文丛”是本社与学界同人共同打造之文史园地，除学术研究论文外，举凡学人往事、经典品评、学术札记之文化随笔，旧学新知，无所不包。是作者出诸性情而诗意栖息之地，读者信手撷取而涵泳徜徉之处。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愿“凤凰枝文丛”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家园。

2019.5.22

目录

【唐诗散论】

003 李杜互通互补论

011 《梦游天姥吟留别》诗题辨误

024 圣代复元古 大雅振新声

——李白《古风》（其一）再解读

042 《静夜思》的讨论该划句号了

056 《别匡山》确系李白少作

061 《李诗选》出版说明

066 条支与碎叶

072 张掖与韦冰

——关于唐代文史史料建设的一点断想

076 请让“诗仙”李白的生命延续一年

084 苏轼诗中的“饭颗山”

086 巨笔一挥，就是一个盛唐

——大唐盛世在李白诗中的直接映照

- 091 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
——李白对“左思之叹”的历史性回答
- 096 《把酒问月》与李白的宇宙人生观
- 102 人性与李白的爱情观
- 113 杜甫“陷贼”辨
- 137 有初有终，巨制晚成
——关于《杜甫全集校注》的记忆与初读感受
- 144 重读《孟浩然》
- 152 杜甫咏孟浩然诗一首臆读
- 157 孟浩然爽约事平议
- 167 凉州词与出塞
——关于《凉州词》的通信
- 173 八月梨花何处开？
——岑参诗“轮台”考辨
- 187 夏承焘先生的“以七绝为词”
- 194 一部特色独具、历久仍新的中国文学史
——评冯其庸《中国文学史稿》
- 209 才识卓绝 文章巨公
——简述冯其庸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嘉会感言】

- 215 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贵阳年会上的讲话
- 218 在湖北省李白研究会成立大会及首届“李白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 223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 227 青山祭文
- 229 乐府学会成立贺信
- 232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词
- 234 “杜甫文化接受与传播全国学术研讨会及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八届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怀师念友】

- 241 花开花飞九十秋
——记著名李白研究专家安旗教授
- 255 永难忘怀的傅庚生先生
- 263 裴斐先生的“逸情”
- 268 詹镛先生李白研究的学术特色
——以《蜀道难》解读为例

277 同窗杂忆

——悼富仁

283 悼昌平

【文心互照】

287 《识小集》序

298 《笔溯黄河万里流》序

304 《李白与地域文化》序

310 《李白研究论著目录》序

317 《李白诗歌背景》序

322 情怀不老是书生

——《长安诗话》序

327 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

——《丁兰集》序

333 后记

李杜五言诗论

唐诗散论



李杜互通互补论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并世而出且并肩而立的两位巨人。说到这两位文化巨人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韩愈高屋建瓴的评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而以元稹为始作俑者且在后世不绝如缕的“李杜优劣论”，则在总体上为当今论者所抛弃。我在扬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打算使用“李杜互通互补论”这样一个新的话题，来表述对李、杜的认识。

我所说的“互通”，是指李、杜之间的共同性；“互补”，是指李、杜之间的差异性。李、杜互通的基础有三：一是时代，二是文化传统，三是人性；互补，则源于李、杜性格与艺术趣味的差异。

互通互补既体现于李、杜之思想倾向、诗歌内容，又体现于李、杜的艺术风貌。

就思想倾向而言，李、杜是以互通为主。

首先，李、杜都具有强烈的用世热情和宏伟的功业抱负。李白的功业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功业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他们都有自觉而强烈的家国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把人生的第一义定位于建功立业。李、杜对其建立宏伟功业的人生抱负均有充满诗意的形象表达，李白是凭借大鹏的形象：“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杜甫是凭借骏马和雄鹰的形象：“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李、杜的用世热情和功业抱负，产生于盛唐这样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时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反映。李白有一首至今不太为人们关注的诗，题为《送杨少府赴选》，诗有句云：“时泰多美士，京国会缨簪。山苗落涧底，幽松出高岑。”诗人赞美的，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科举与选官制度。比起魏晋南北朝只讲出身门第而埋没人才的“九品中正制”，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晋代诗人左思曾无奈地感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阴此百尺条。世胄躐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这种社会不公，在唐代被进步的制度否定了，颠倒的历史已经被颠倒过来，李白的诗句直接针对并回答了“左思之叹”。

正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开明，激励了李、杜的积极用世热情，催发了他们的引吭高歌。

李、杜的用世热情和功业抱负，又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和实践。孔子当年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周游列国，孟子提出“达则兼善天下”的立身原则，给读书人树立了一个明确的人生奋斗目标。李、杜都是儒家精神的奉行者、实践者。杜甫标榜“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是自己家族的传统，李白也明白宣言自己人生理想的第一步是“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事君与荣亲是典型的儒家观念。

李、杜宏伟不凡的功业理想，从本质上说，乃是根源于人性，体现了人性之“发展”欲望。人性之发展欲望，就是俗语所说的“人往高处走”。人作为社会之人，必定要追求个人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要显示自己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变得辉煌。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他也是要谋求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儒家的用世精神，实包含了人性的合理因素。人性之发展需求的实现，有赖于社会环境，甚至是以必要的社会环境为前提。而盛世总是能为人性的实现提供空前优越的社会条件，鼓励有志、有才之士张扬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正因为生活在盛唐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李、杜才会对人生、对自己的发展前景满怀信心，李白自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杜甫则放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李、杜思想倾向的互通之处，除了用世热情与功业抱负之外，还有与之相对待、相制约的一面，那就是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人格独立的坚持。这一点，似乎在李白身上表现得更突出、更引人注目，比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潇洒，“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岸，还有他认定的人生归宿：“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建立功业只是李白规划的人生理想的第一步，第二步他要回归自然，那里才是他人生的终极归宿。实际上，杜甫在这方面与李白是有共识的。杜甫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他内心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与李白并无二致。对于天子，杜甫尽管不曾表现出李白那份潇洒，但他也绝非旧说所谓“每饭不忘君”的“愚忠”之辈。杜甫与李白一样地敢于以平等态度对待天子。看到皇帝的昏庸，他轻蔑地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朝廷：“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他曾向朝廷剴切建言：“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杜甫在天子面前始终保持了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至于对权贵，如果说李白是怒目相向，杜甫则往往以一种冷幽默表示与他们的决绝。杜甫在草堂期间作有一首《宾至》：“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对于这位高车驷马上门的不速之客，杜甫的有意怠慢，甚至不无捉弄，令人忍俊不禁，令人快意。

同时，我们也读出了杜甫人格的高傲。

李、杜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坚持，与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影响密切相关，但同样是源于人性，源于人摆脱约束、自由生存的天性。它与功业理想相反相成，构成完美人性的两个方面。没有功业理想，人会虚度年华，平庸无为；而没有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仅仅醉心于现实功利，人又会丢失自我，变成一个俗物。盛唐社会儒、道并重，思想开放，既鼓励士人们追求功业，又放纵他们追求自由。李、杜很幸运地生活在盛唐那样一个开明、向上的时代，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人性。

就诗歌内容而言，李、杜的主导倾向是互补。依据王国维的理论做基本划分，李白属于“主观之诗人”，杜甫属于“客观之诗人”。李白更多地抒写自我，杜甫更多地反映社会。在放情任性的自我抒写中，李白成就了“诗仙”；在执着严肃地反映社会中，杜甫写下了“诗史”。读李白，我们知道了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读杜甫，我们知道了人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李白在对自我的张扬中，以青春、昂扬的歌唱，“欲上青天揽明月”，表现了冲破世俗约束的解放精神；杜甫在对社会的关注中，贯穿着对生命，尤其是对弱势生命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润物细无声”，体现了“仁者”的伟大情怀。解放精神和仁者情怀，都是出自人性。前者针对自己、针对个体，后者针对他人、针对群体，两者互为补充，体现了人性的充实与完美。